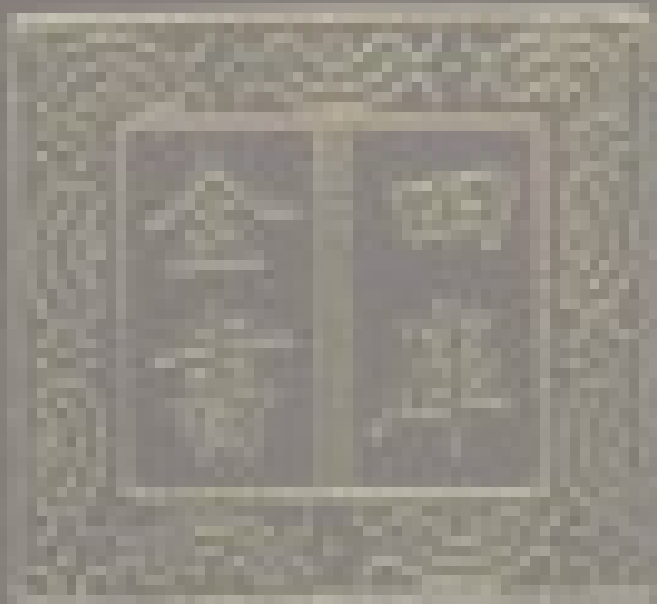






第九〇一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四庫全

● 上 新 古 籍 出 版 社

太 平 御 覽（九）

宋 李 昉 等 奉 敕 撰 ……

第 一 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

詳校官中書目李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膳錄監生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撰

妖異部一

春秋昔者巴曰異之為言在也謂先發感動也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

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之所忌其氣醜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

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又文公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

聲姜薨毀泉臺

又襄六曰或叫於宋太廟曰譖譖出出烏鳴于亳社如

曰譖譖甲午宋大灾伯姬卒

又哀上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

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張璠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為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鈔正始中戴儵鳥巢鈔門陰鈔告門人曰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三

夫戴儵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作詩旬日而卒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眾人悉不見於是併急遊觀飲讌自娛年六十二卒

吳志曰諸葛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閣中令外詰問曰不自覺入時守備亦悉不見後恪遂被誅

晉書曰齊王同輔政有一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更

詰之曰我截臍便去耳言畢不見明年同誅

王隱晉書曰王凌居幽州有狐居凌府門中翟堆入廳事遂為石勒所殺

晉書曰趙王倫篡時有雉飛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翌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其服留鳥翳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三

又曰溫嶠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至鎮未旬日因齒疾而卒北齊書曰趙郡王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出士間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叡出夜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寮屬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頤之而敗喪

易洞林曰吳興太守袁元瑛當之官筮卦吉凶曰法至官當主赤蛇為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上蟠元瑛擿殺之其後果為賊徐馥所害

唐明皇雜錄曰李適之既貴且豪嘗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闔家僮告適之適之乃往其所引酒自誓而闔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俄為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而終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

目也忽覺頗重於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下於地即變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世說曰衛瓘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鼠從穴中出在廳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中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鼠遂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來取視之如常鼠

耳

搜神記曰漢武大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又曰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鵠鴈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

啗之皆死驚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又曰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數有怪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裏城北市牛肉園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又曰吳時廬陵郡亭重屋中常有鬼物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丹陽人湯應者膽武使至廬陵便止亭宿吏啓不可應不聽盡遣所將人還外持一口大刀至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六

三更聞有扣閣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致詞去須臾扣閣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著皂衣又去應謂是人無疑也須臾復扣閣言部郡府君相詣應乃知是鬼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應追至亭後墻下及之所傷數下應還卧逢曙將人往尋之見血跡追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老獬部郡是老狸自後遂絕

又曰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叫藻愕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疾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沉深有思義自為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卧鼠翼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為使之反死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七

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三寸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其夜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東陽留寵字道和居于姑孰每夜門庭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食悉變為虫寵遂北征軍敗於檀邱為徐龍所殺

續搜神記曰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始湯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

史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又曰代郡張平者符堅時為賊帥自號井州刺史養一狗名曰飛驚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為鮮卑所逐敗走降符堅未幾便死

又曰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聞牀前狗聞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血兩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八

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乃不持出門即於後園中瘞之明日往視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旦亦復出乃以磚頭合埋之不復出也數日其母遂亡

異苑曰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易色是月而薨

又曰安固李道豫元嘉中狗當路眠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蹋我經年豫死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蕃臣遣

兵洛陽失御后為劉曜所殯

又曰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及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住自說被謗有能見明答云舉世雷同何足卹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為劉鵠鵠脫過諸途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伯猷元嘉四年為交州刺史在道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九

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為徽之頭矣驚愕反矚目視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歎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為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至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伏誅又曰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

宣武桓公仗威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

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絕

又曰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女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幽人住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述異記曰郭中產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以竹為窓標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如林仲產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以為吉祥及孝建中被誅

又曰嘉興朱休之元嘉中兄弟對坐犬向休之蹲視二

人而笑搖頭語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

可奈汝明年何其家斬犬棄于路側至梅花時兄弟相

鬪弟戟傷兄收禁皆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邱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

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蓋親

自切血染蓋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

王道隆所害

又曰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太始五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煙霧垂頭屬廳事前地頭頭如大赤烏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路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亡後半歲明年帝崩登之自此事遂衰敗

又曰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在中庭洗車轅晒之有颺風中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而入直來衝景明年而閹門被誅

幽明錄曰吳北寺中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

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放犬鼠云亦不畏此且犬

入戶必死犬至果爾終祚嘗為商開戶謂鼠曰汝正使

我欲富貴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恒

溫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

之得三十萬還時室猶闔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絕自是

稍富

又曰石虎時太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入肩中

又曰義興周超為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在母家遙見屋裏月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

法

又曰元嘉九年南陽樂假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入厨下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又曰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三

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脩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良久長民告毛公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每日中及夕輒來共關深自驚懼馬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悉以紙裹柱桶紙內藪藪如有行聲

又曰劉威在吳時吳郡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惚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不少沾濕曉在郡解上自云

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亦不知自後二十許日劉果誅

又曰桓溫時參軍夜坐忽見屋梁上有一伏兔切齒向之兔來轉近引刀斫之見正中兔而反傷其膝流血

甄異記曰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征人殺鵝求福置鵝頭在棹中忽然而鳴其後破賊賊帥邵寶臨陣戰死于時殭尸狼藉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錦袍疑是主帥便斬以聞推校之乃是寶以功得為清河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三

越自行伍猥蒙榮位鵝之妖更為祥

桓譚新論曰呂仲子婢死育女四歲數來為沐浴浣濯道士云其家畜狗為之殺之則止陽仲亦言所知家嫗死忽起飲食醉後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行壞垣得老狗便打殺之推問乃里屠沽家狗元晏春秋曰新安寺有槐而鵲巢之雄雞奪而棲焉永將寄次于野縣其空乎夏五月雨申連卒喪次于縣空縣送之

賈誼鵬鳥賦曰誼為長沙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十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妖異部二

魂魄

精

魂魄

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韓詩外傳曰漆與浦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於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魄則無不之也無不知也

又禮運曰體魄則降智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嚮

又曰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郊特牲曰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又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昭七曰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乎

又昭公曰宋公宴飲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八十六

二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主情生於陰以計念性主於陽以理契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為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

晉典書曰東海王越死哀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又曰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形

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八十六

三

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白虎通曰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佗佗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人為外魄者猶迫然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也魄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迫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須待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出入無間也抱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

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下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又曰太乙召魂魄丹法取五石封之以太乙泥卒死三日以還者折齒內一九以水送之入喉即活活者皆見使者持節召之

又曰人無賢愚皆知已身之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典禮有招魂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四

或自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又曰軫星逐鬼張星拘魄東井還魄也

博物志曰援神契云五岳之神聖四瀆之精仁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王子年拾遺記曰融臯山上有魺魂稻言食者死更生楚辭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

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又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

精

搜神記曰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引去故地即死恭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傖囊諸人未之見也異苑曰天門張某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巷似寢息處而無烟火須臾一人形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猿與語不訓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孫皓時海得毛精如人而有毛此蔣山精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五

幽明錄曰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宮方噉黍臠忽聞語曰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老翁長八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翁下稽首不言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為薄蕰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

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止於此也帝為此暫止少時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肴膳芬芳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裳皆長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翁曰老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酒絃歌又有小人長毛無異於鳥此人歌聲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能以珍異見貽老翁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六

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翁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有女干草在其中用之產易

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吞噎已數百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蛇死而蜀賊杜弢滅

玄中記曰千歲樹精為青羊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

又曰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但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

又曰玉精為白虎金精為車馬銅精為僮奴鉛精為老婦

博物志曰山有變其形如鼓一足澤有委蛇狀如較長如犍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七

者除不知其名則死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火之精名畢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即去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千載木其中有虫名曰賈詡狀如豚食之如狗肉味

又曰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畢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所生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金之精名

倉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即去水之
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
得烹之吉

又曰故門之精名野狀如朱儒見人則拜以名呼之宜
飲食

又曰故宅之精名揮文又曰山見其狀如蛇一身兩頭
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

又曰故廢邱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好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杵舂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又曰故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
迷

又曰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即
去

又曰故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
去

又曰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綵衣以
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臺屋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
目明

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
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可使取飲食

又曰三軍所載精名曰賓滿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
則轉以其名呼之即去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九

又曰故水精名忌狀如人乘車蓋日馳千里以其名呼
之可使人人水取魚

又曰邱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弓棘矢司
以鷄羽以射之狼鬼為颺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又曰故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困無手足以名呼之即
去

又曰室之精名僊龍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
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山之精名變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

又曰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髭頰狀如牛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夜見堂下有小兒被髮走忽見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

又曰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取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十

名呼之則逃去

又曰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

壬子年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專精不倦假寢彌時有人植青藜之杖時夜已暗乃吹其杖端炯然火出因以照向則戶內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以前帝王興亡之事如目見也及說陰陽運數起滅之狀授向五行洪範之文向前問其姓名對曰我太乙之精主天地圖讖

聞子好學下而觀焉

抱朴子曰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形以惑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又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谷聞其聲音笑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曰有山精或如鼓色赤一足其名曰揮文或如人長九寸衣裘帶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而五色未有名曰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十一

飛龍見之皆以其名呼之不敢為害

又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吉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鈇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精也山水之間見使者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

又曰山中寅日有稱虞夏者虎也稱當路軍者狼也稱令長老狸也知日稱丈夫者兔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